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能改齋漫錄卷十

議論

周子醇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醇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醇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遙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尙鋒鏑吾與貍胡沙塞傍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
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
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
燭紅陳無已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荆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暝膽疊穎怒魄
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
卒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
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

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
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
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
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牕詩不憶西牕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
蕭北牕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
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
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帶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

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疎畧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已王荆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

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荆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僞偉當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耶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彞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

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所謂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

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園之失及觀外史檣杙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弟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廬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旣沒六年當紹興

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

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
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
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
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
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
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畧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
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
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貺不

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
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
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菴云不用騎鯨學李
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
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
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
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
數葉迎風尙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示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詆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尙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探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

也蓋聞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塵史與陳正敏遜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辭以